

大布苏文学丛书



描红集

上官纓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上官婴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布苏文学丛书

描红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描红集/上官纓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11
(大布苏文学丛书)
ISBN 7-5387-1368-9

I.描... II.上...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117 号

大布苏文学丛书·描红集

作 者: 上官纓

责任编辑: 王志茹

装帧设计: 廉政小子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松原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368—9/I·1328

定 价: 全六册: 128.50 元

本 册: 20.98 元

《描红集》前记

上官纓

匆匆编完这部《描红集》，心中不免有些感慨系之，需要略作交待。

倘若自不量力地说，《描红集》是我的散文选集。我虽然四十年代末起步文坛，不过写的都属于韵文之类，诸如诗歌、歌词、唱词、小戏等等，也可以说是浅层次的戏剧文学，向与正宗的散文形式无缘。

1956年秋天，我曾经试写社会讽刺杂文，不想由此获罪，停歇了二十余载的写作生涯。1979年复归文坛，我量体裁衣地想过，究竟还写什么？形象思维的形式都不能再写，我缺乏这方面天赋。自忖性喜读书，而且阅读层面不算狭窄，那就写书话介绍某些知识，也力求文学评论通俗化。就开始写书话、随笔、评论，而对散文总是自惭形秽，一直不敢问津。

也许是人临老境感慨多，闲情就更多。心有所思援笔成文，便有了《描红集》中这百余篇什。学写散文时，我已届花甲之年，“八十岁学吹鼓手”，实乃描红之作。文分7辑计为：

第一辑 风雪弥漫人生路

第二辑 此情堪可成追忆

第三辑 人生难得几回搏

第四辑 书卷有情伴生涯

第五辑 夕照无须怨黄昏

第六辑 几竿竹影梦苏州

第七辑 合辙押韵都是曲

每辑题名,都选自我文章的题目,力求能概括各辑的内容,分别是人生、友谊、奋求、书缘、晚晴、闲情。而第七辑略有不同:《合辙押韵都是曲》,收入 1950 年到 1962 年间,我所写的诗歌、曲艺(唱词)都是我初学写作的习作,真正的“开裆裤”时作品。6 辑散文篇末均不纪年,惟有第七辑文后注明写作年月,并附发表的报刊。这也是对我早期“描红”的纪念。

《描红集》编完即将付梓,思及大半生风风雨雨,无论是生活与创作,都充满坎坷与艰难,实属大不易,可又是“一事无成两鬓斑”。但是此情难老,还在勉力奋求,至今仍然月月练笔、天天“描红”。此书幸蒙出版,多亏乾安同乡赵显和先生以及孙正连大力玉成,这里记下我由衷的感谢。行文至此万千感慨齐上心头,也涌出几句打油诗:

少小走笔度半生,
老欠长进憾无能;
命里八升难盈斗,
依样葫芦画描红。

2002 年 7 月写于长春惜书斋

目 录

《描红集》前记	(1)
---------------	-------

第一辑 风雪漫漫人生路

想起我的爷爷	(1)
父容犹在	(3)
儿子就要远行	(5)
爷爷和孙子	(7)
闹书斋	(8)
课孙闲记	(10)
悠悠祖孙情	(12)
孙儿去开运动会	(15)
我同孙儿坐对桌	(17)
人生何处不相逢	(19)
风雪弥漫人生路	(21)
“龙套”春秋	(23)
七家子纪事	(25)
乾安三记	(30)
小村寻梦	(39)
难忘的麻花香	(41)

第二辑 此情可堪成追忆

亡灵祭	(43)
只在深深一拜中——悼念公木先生	(47)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祭祁春	(50)
白发红心托明月——忆念老友籍华先生	(52)
故人两忆	(55)
悼老友何川	(59)
忆念关山先生	(63)
旧联新抄捧心香——丁仁堂十年祭	(65)
丁仁堂廿年祭	(66)
哀思缕缕入梦遥——祭诗人丁耶	(68)
老哥哥	(70)

酷暑乾安行	(73)
我的老师梁山丁	(75)
想起李之华	(77)
此情堪可成追忆	(79)
喜看朋辈成名流	(81)
影片引起的回忆	(83)
殷殷厚谊书友情	(85)
云鹤居中不羨仙	(87)
赵显和印象	(89)
母女深情一部书	(92)
李默然戏剧人生之旅	(94)
诺尔曼的启示	(102)

第三辑 人生难得几回搏

文学的缘分	(104)
积木——涂鸦——伏枥	(106)
一本书的回忆	(108)
文坛拾梦录	(111)
笔名的风波	(114)
闲居偶感	(116)
读来恍似又华年	(118)
曾经沧海难为水——闲笔随记之一	(120)
亡书如忆旧情人——闲笔随记之二	(122)
人生难得几回搏	(125)
六十自寿	(127)
夕阳红尽处应是长春	(129)
旧时风尘旧时情	(131)
字的遗憾	(133)
第一次上电视	(135)
戏侃与自嘲	(137)
远离名人	(139)

第四辑 书卷有情伴生涯

闲话读书	(141)
------------	-------

书缘	(143)
灯下说书	(145)
书边心态录	(147)
书梦重温	(150)
书卷有情伴生涯	(152)
京津买书流水账	(155)
千难万险都为书	(157)
“淘书”记乐	(159)
书缘旧梦	(161)
书梦依稀到白头	(163)
追寻书梦惜华年	(165)
好书伴我度天年	(167)
好书留待细细读	(169)
书斋的变迁	(171)
我的枕边书	(173)
亡书轶事	(176)
成都买书记	(178)
书情如幻	(181)
痴书心曲	(183)
藏书诗话	(185)
关于读书方法	(188)
旧书摊刍议	(190)
永恒诱惑话读书	(192)
又是书梦重圆时	(195)

第五辑 夕照无须怨黄昏

古稀的心愿	(197)
老年的记忆	(199)
闲居琐事	(201)
稿费记趣	(203)
闲情随笔	(205)
“找乐”及其他	(207)
读书·写作·哄孙儿	(209)
拾取童心乐消闲	(211)

“补书”消遣休闲日	(213)
夕照无须怨黄昏	(214)
消闲琐话	(216)
每日午后三点钟	(218)
青鸟频传云外信	(220)
“封刀”与“封笔”	(222)

第六辑 几竿竹影梦苏州

新年新岁新春	(224)
寻春小记	(226)
漫说书春	(228)
生命的春天	(230)
春天的思绪	(232)
红五月咏叹调	(234)
几竿竹影梦苏州	(236)
竹影横窗夜三更	(238)
生命的绿意	(240)
散文二章	(242)
闲情又记	(244)
戏迷说梦·集邮谈趣	(246)
月饼叹(拟散曲)	(252)
戏侃名人	(254)

第七辑 合辙押韵都是曲

鞍钢诗草	(256)
祖国日月快往上升	(259)
我的心永远不变卦	(260)
树梢上晚风荡漾	(261)
夜曲	(262)
草原夜曲	(263)
旅途诗抄	(265)
韩庆宽(鼓词)	(267)
喜盈门(演唱)	(273)
老农旧传(鼓词)	(277)

想起我的爷爷

当自己有了孙儿,我常常想起我的爷爷。

当我已过古稀之年,就更加想念我的爷爷。

我的祖籍是山东青州府安邱县,小地名潘家庄。从太爷那一辈,带着幼小的爷爷,挑“八股绳”来闯关东,一代又一代,我们都成了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在我稍谙世事的童年,爷爷已经 60 多岁,当时家道尚称小康,爷爷正在颐养天年。每天手拎蝇甩子(拂尘)到北市场去听评书,过着舒心有闲的日月。可是不久家庭突遭变故,经济上也一贫如洗。我的父母先后亡故,当时弟弟 10 岁,我刚刚 12 岁。年迈的爷爷就毅然挑起生活的重担,千难万苦哺养我们哥俩长大成人。先是住佳木斯市里,继续生活了一个时期,又不得不领我们搬到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城镇。爷爷虽然不识字,却非常支持我们读书,包括我看闲书。那时爷爷靠“跑车板”卖菜养活我们,每天从小城背几十公斤菜,坐火车贩运到佳木斯,挣一点可怜的差价。就这样还给我买过不少的书。

我很小养成读闲杂书的习惯,读的主要是武侠小说,还有张恨水、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这些爷爷从未加阻止,在他的认识上孩子知道看书就好。以后我的读书兴趣转到新文学,读伪满进步作家的作品,从报刊杂志上看到新书介绍,就开列些书名,希望爷爷卖菜的机会能给买回来。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更不懂生活的艰辛,卖一趟菜才能挣多少钱啊!现在还记得爷爷替我买回的书,有小松的《野葡萄》、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儒丐的《如梦令》、荣孟枚的《延春室诗话》,还有鲁迅的《一代名作全集》、老舍的长篇小说《赵子曰》等等。虽为闲书也是开卷有益的,而且成为一种特殊知识,尤其是在我晚年涉猎通俗小说,以及东北沦陷区文学

研究,竟成为难得的感性知识,留存心中的珍贵资料。多亏了爷爷给买的这些书。

爷爷是位典型的山东汉子,似乎缺乏时下当爷爷的那样含饴弄孙的关爱;实际爷爷对我们的爱更深沉,深埋在心中。关心我们的成长,希望我们正正派派的做人,更希望我们都能有出息,为此付出无限辛劳。东北光复后,爷爷日渐衰老,还日日奔波我和弟弟的衣食。后来小镇生活实在难于维持,只好领我们返回故土农村。70多岁还得下地卖力气,我和弟弟就都当了小猪倌,如此苦度时光。熬到1946年的春天,土改工作队来到我们村,我借当儿童团长的机缘参加革命,临走的那日是个风搅雪的“烟炮天”,爷爷到村头去送我,爬犁走出很远爷爷还站在那里,“手搭凉棚”地望着,距离渐渐拉远,直到变成茫茫大雪中的小黑点,还痴痴地站在那里,这是我和爷爷最后一面……爷爷死于1952年,那时80多岁了,生前还能到井台挑水。我未能亲自为爷爷送终,当时正在朝鲜战地体验生活,单位无从同我联系。承已故老友孙芋帮助,预支我4个月工资,寄家略作丧葬之费。今天想起来,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歉疚,留下永远的遗憾。想起我的爷爷,眼前就总闪动着当年离家时他那风雪中的身影,大雪飘飘里的小黑点。这应该说集中体现出,他对孙儿的舐犊之情吧!

父亲犹在

想起了父亲,总感觉遥远而依稀,心中又充满着凄楚。说有些遥远,确实,父亲亡故已经 60 年;说有些依稀,确实,父亲辞世时我尚不满 13 岁。虽然是这样,我仍旧保留了比较清晰的记忆,因为我常常想到父亲,特别在我人生进程里,遭遇困境的时候。

父亲出身农民,但是早就不在乡下种地,搬到当年新兴的城市佳木斯,拴了四挂大车,每天在市里“拉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跑运输生意。父亲没有念过书,后来能够看唱本和可以读懂《三侠剑》,完全靠自己习字。别看他没有上过学,却很拿读书为重。父亲不抽烟、不喝酒,惟一的嗜好是看闲书,有些“藏书”,像唱本《丁香打柴》、《五元哭坟》,通俗演义小说《秦英征西》、《呼延庆打擂》等,书一律用牛皮纸包皮。

对于这些书,他虽然非常珍惜,可是能够做到“互通有无”,愿意出借。不过,在书皮上,他用那初通文墨的笔写上;有书不借非君子,借书不还是小人。父亲不限制我阅读,他认为无论看什么书,都是“开卷有益”,都可以从中体会出做人的道理。他常说:“……人生在世要对己严、对人宽,花钱上也是这样,自己要倍加节俭,对朋友则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我这大半生深受其影响,特别是读书、惜书的习惯。

父亲曾对我讲过小时候的事,他也是很小失怙,是爷爷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艰辛的生活历程可想而知。父亲也讲过他白手起家的艰难,完全是靠着个人奋斗才立下小康的家业。他对我说:“人不要怕困难,人活一辈子就要经历三灾八难,碰到什么难处,都不可‘倒槽’(即决不后退之意)。”父亲虽然没有讲过什么人生大道理,但他给了我潜移默化的教益。那时正是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统治异常严酷,我刚上小学时学的语文是“满语”。他对我说:“什么

‘满语’？我们是中国人哪！”他给我讲过岳飞的故事，还不知从什么鼓词上为我抄来两句话：

精忠报国今何在
湖边冷月孤诗魂。

这自然是含有深意的，之所以没有明说，是怕我年岁小嘴不严，惹出什么是非。

父亲逝世已有半个多世纪，留给我的记忆，只是童年时代的片断印象。如今想来父亲虽然比较严肃，对儿女甚至不苟言笑，但他却能以言传身教影响后代，为儿辈留下“精神遗产”。要不畏困难做一个坚强的人——半世生涯我牢记这一点，并力求不负父亲生前的期望。

儿子就要远行

已经是早春季节,天气还是这样乍暖还寒。我躺在书斋的榻榻上,又感到一阵阵凉意。屋子里没有开灯,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有些朦朦胧胧。

今夜大儿就要远行,只身去深圳谋生。儿妻和小儿子前往机场送行,老伴哄孙儿在卧室睡觉。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和、静谧,不平静的仅是我这起伏舒卷的心涛。

儿子快30岁了,从小时候就没离开过身边,如今就要离家远行;当此之际才深切地感到,父子间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缘。

我起身打开灯,翻开一本书,试图平息一下自己的感情,可是字里行间闪现的,依然是儿子的身影。我再踱进卧室,孙儿早就安静地睡着了,但是小脸儿尚有残存的泪痕。这是大儿临出家门时,孙子哭闹着非要送爸爸上飞机,虽然年纪幼小,也是一番父子真情的流露吧!

我俯身凝视孙儿,那弯眉笑眼,那鼻子、那小嘴儿,多么酷肖大儿小时候的面容。看着看着恍惚进入往昔的幻境,勾出心头多少难以忘掉的记忆……

大儿1964年出生,那正是我最艰难的岁月,生活上的极度贫困,政治上的重重压力,几乎没有希望可言。有儿子对于我来说,虽然是“贫家弄璋喜自知”,总算是苦中之乐,也就无限怜爱地瞅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大儿自幼聪明,5岁时候就很懂事,就是不爱说话,瞪着一双大眼睛似乎在思索,思索着人间的苦辣酸辛。那时1966年的风暴早已席卷一切,我也重遭几度轮回之苦,每天上下班都在胸前挂着一块小纸牌,写着自报家门的“罪名”。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担心的还是怕儿子看见。所以一回家我就眼观六路,注意儿子是否在街上玩耍;掩藏着小牌走进家门,就快速

地放入炕席底下，暗自庆幸没有被发现。忽然有一天，儿子的眼神忧郁，怯生生地问我：“我大表哥说他长大能参军，我长大能不能当兵呢？”这一问我多少有些心虚，为了儿子的尊严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说：“怎么不能当兵呢？咱们家是贫农，你爸爸是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呐……”话未说完就被儿子拦住，他的小脸儿一片凄惶，声音低微缓慢地说：“我知道啊，咱们家是坏人，我看见炕席底下的小牌子！”这番话叫我一时语塞，那些年的政治风云变幻迎头袭来的雪雨风霜，我都能够坚韧地承受；就是遭到批斗游街，我也可以勉力支撑。儿子的话，却是句句沉重、字字叩心，几乎摧毁我的精神支柱。唉！为什么小小的年纪，就懂得这么多人生的忧患呢？

儿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上小学后学习也非常努力，就是性格越来越趋于内向。想到他将来的前途出路，我这种连印度贱民都不如的身份，实在是愧对儿子。但在名字上我曾经寄寓某种祈愿，大儿名字有个“羽”字，小儿名字有个“翊”字，盼望他们的命运虽然舛如鸡毛，但是希望能够飞上天去，企求老天给予格外保护。十年动乱中，造反派总是说我的一些文字，是对现实的攻击和影射，这是天大的冤枉。而我在两个儿子的名字上，确实是有所附托，造反派又完全没有察觉，真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了。

由孙儿睡态的凝视，联想大儿幼时行状种种，思绪渐渐平伏下来。孙儿睡梦未醒，忽然咯咯娇笑，是在睡梦中看到自己的爸爸了吗？同自己父亲比较而言，小孙儿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童年已经没有贫穷、屈辱，充满金灿灿的梦境，有着绮丽的明天。

此夜，大儿正在远行，夜难成寐。偶尔入睡又不时醒来，兀自惦念大儿乘坐的飞机，该已早过广州了吧？……

爷爷和孙子

时光真快，转瞬之间就到“回家抱孙子”的年纪了。

说也真巧，就在前年我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孩子生在龙年，我想给起个“龙庚”、“小龙”什么的乳名。可是这既不适合新潮，又有些陈俗。孩子的父母给起了个颇具现代意识的小名，究竟是“落落”还是“乐乐”，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不过这孩子爱笑却是真的。从满月以后的弯眉笑眼，渐渐地咯咯连声，现在已经能朗声阔笑了。

我的孙儿是真淘气：在书桌上跺脚，歪着小脑瓜跳舞。我收藏的书籍，总欲其纤尘不染，这已经是难以改变的癖好。知我惜书如命，连我的老伴儿都轻易不敢动我的书。有了孙子之后，完全打乱了我书房的阵脚。孙儿不仅可以开书橱门，又可以扯出书来，甚至往书上撒尿。家里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不但不生气，不像过去那样因书被污损而暴怒，反倒笑呵呵地欣赏？

俗话说“老儿子、大孙子，老爷子的命根子”。鲁迅先生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都是入世的经验之谈。人喜欢孙子都异于对儿子小时的爱，因为这是又一代人，是家族生命的延续，又往往是人到暮年，所以感情就大大不同。我自然也不能免俗。我现在哄孙子，占去许多时光，书看得少了，也不能勤于动笔了，然而我却心甘情愿。我抱、背、甚至让他骑脖梗儿，有时就睡在我怀里。看着孙儿玫瑰色的小脸儿，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加上那小小的呼噜声，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似乎已和孙儿小小生命融为一体，进入一种陶然的境界。同时也在想，孙儿像一棵小树苗，阳光、雨露的滋润之外，也要不断地修枝打杈，让它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这倒不是望孙成龙，而是当爷爷应尽的社会责任。

闹书斋

我的生活是平静的，平静得有如流水；我的书斋是平静的，平静得又似古潭。

其实却也不然，五岁的孙儿如果周日来家，一切就全翻了个个儿，好像演出一场《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我就成为汤显祖老先生笔下的那个冬烘先生陈最良。

一个星期天，我照例坐在桌前，援笔沉思想写点什么。忽然咚咚几声门开，随着一阵冷风孙儿野马似地闯进我的书斋。不过也有宗好处，这大概是大儿夫妻的谆谆叮嘱；也许是我惜书如命的痴情感应；再淘气顽皮也不乱动我的藏书。跑进来从我坐的藤椅攀上身来，又一屁股坐在书桌上，看见纸笔就让我画鱼、画兔子。凭藉我少年时代曾经喜欢美术的“童子功”，一丝不苟地画出这两个小动物，孙儿又是一番嬉闹。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提问，远比记者招待会还复杂，最后问到爷爷为什么总坐在家里，为什么不像奶奶天天上班，怎么解答呢？只好说：“爷爷已经离休了。”孙儿紧追不放地又问：“爷爷，什么叫离休呀？”问得我一时语塞，想了半天才说：“离休就是公家拿钱让我闲着。”孙儿圆溜溜的小眼睛转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很得便宜的窍门儿，有些撒娇地说：“爷爷，我也想离休。”此时此刻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孙儿难得安静一会儿，由书桌又爬上窗台，从楼窗外望就是地质宫。今天是个云淡风轻的好天儿，正有几只色彩绚丽的风筝，在空中飘飘荡荡地摇曳。孙儿灵机一动，非要去放风筝，我于是决定今天的“格子”暂时不爬，领着孙儿直奔地质宫广场。从小贩那里买了一只很小的风筝，放线直飘已经飞上半空，渐渐高过树梢，孙儿高兴得嗷嗷直叫。我虽然是 60 开外，可是小时候并没有放过风筝，现在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为了孙儿勉为其难。很尽兴地放了